

庞氏医话

癫狂梦醒汤治疗神志病医案两则

癫狂梦醒汤是清代名医王清任治疗神情志异常的名方，见于《医林改错》：“癫狂一症，哭笑不休，詈骂歌唱，不避亲疏，许多恶态，乃气血凝滞，脑气与脏腑气不接，如同作梦一样。”该方组成：桃仁八钱、柴胡三钱、香附二钱、木通三钱、赤芍三钱、半夏二钱、大腹皮三钱、青皮二钱、陈皮三钱、桑皮三钱、苏子四钱（研）、甘草五钱。方中重用桃仁（注：方中桃仁八钱约合 24 克，且王氏在方歌中言明“癫狂梦醒桃仁功”）并配赤芍活血化瘀为君药；以香附、柴胡、青皮、陈皮疏肝理气解郁，苏子、半夏、桑白皮、大腹皮降气消痰共为臣药；以木通一则清解气郁所化之火、二则利湿有助消痰、三则通窍为佐药；再倍用甘草缓急并调各药为使。诸药相伍，活血理气，化痰开郁以达血活则气畅，气畅则郁解，郁解痰亦消，痰消则窍通之效。王氏认为癫狂是因为气血凝滞，脑气与脏腑气不接所致，开创了从瘀血论治癫狂的先河，癫狂梦醒汤也成为临床辨治神志病的良方。

记得学生时代方剂课老师曾讲过癫狂梦醒汤，一直以来对方剂名称印象很深，但组方却没有背诵下来。癸卯年春节期间读了北京名医贾海忠《医林改错临证解读》以后，引起了余对该方的好奇和重视，恰好春节过后恢复出诊期间遇上两例神志异常疾病患者，遂使用癫狂梦醒汤治疗，兹记录如下：

病例一：

吕君纳，男，33 岁，联系电话：18277127192，2023-02-06 仁爱分院初诊。

主诉：意识模糊 3 次。

现病史：患者于 2023-01-08，在饮用高度酒的后首次出现了意识模糊的症状，遂至医院就诊，诊断为酒精中毒，予输入液体治疗（具体不详），症状稍有缓解，随后再次继发过 2 次意识模糊，期间未饮酒，目前大便偏烂，饮食欠佳，舌淡苔厚，脉细。

既往史：患者有长期失眠的病史。

诊断：失志病

处方：癫狂梦醒汤加味

桃 仁 20g 香附 12g 陈 皮 12g 青 皮 12g 大腹皮 10g
柴 胡 15g 川芎 12g 桑白皮 12g 法半夏 18g 木 通 10g
苏 子 12g 龙骨 30g 牡 蛎 30g 茯 神 15g 合欢花 12g
夜交藤 30g 甘草 18g

柒付，日一付，水煎服，2 次/日。

随访（2023-2-13）：未服用完药，服药期间未发作意识模糊的症状，无其他不适，择期复诊。今日（3 月 26 日）再次回访，患者诉 2 月 6 日就诊服药后，就再无意识模糊、记忆力减退等不适，近期无其他不适。且 2 月 6 日至今，未服用过其他中西药治疗。

【按语】本例患者多次发生意识模糊，西医按酒精中毒治疗效果不显。就诊时余详细了解病史，患者平素偶尔饮酒，酒量每次约 2-3 两，2023 年 1 月 8 日饮酒量与平时大致相仿，故以酒精中毒解释意识模糊似乎牵强。再细询病史，患者于 2022 年 12 月曾有“新冠”阳性病史，遂思病情可能与“新冠”有关。众所周知自从去年 12 月初国家出台“新冠”防控新十条后，全国出现了一波疫情大流行，短期内大量人群感染新冠病毒（国内以奥密克戎为主），期间余曾关注到不少报道反映“新冠”感染后患者出现各种“不寻常症状”，本例患者很有可能属于新冠病毒损害脑神经所致，病机为新冠病毒感染后“脑气与脏腑气不接”，故投癫狂梦醒汤治疗，从回访情况看效果良好。

病例二：

覃定，男，17 岁，联系电话：13412573897，2023-03-01 瑞康国医堂初诊。

主诉：出现强迫症 1 年余。

现病史：患者家属代诉，患者 1 年前于外院诊断为“强迫症”（具体不详），予服用“乌灵胶囊”“盐酸舍曲林片”，期间未规律服药，症状改善不明显，目前患者喜独处，平素焦虑、烦躁，偶有流鼻血，纳寐尚可，舌红苔少，脉弦数。

诊断：矢志病

处方：癫狂梦醒汤加味

桃 仁 20g 郁金 10 香附 10g 青 皮 10g 陈 皮 10g
大腹皮 10g 柴胡 12g 赤芍 10g 桑白皮 10g 法半夏 10g
木 通 8g 苏子 10g 龙骨 30g 牡 蛎 30g 甘 草 18g

柴付，日一付，水煎服，2 次/日。

随访（2023-3-7）：家属代诉患者情绪较前稳定，沟通能力较前好转，比之前更早入睡，拟周一仁爱复诊。

二诊（仁爱分院 2023-3-13）：

前症复诊，患者家属代诉患者心烦较前缓解，生活中常发呆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吃一顿饭长达 2-3 小时，口臭，暖气，大便臭，隔 1 日 1 次，小便调，纳差，寐可，舌淡，苔白，有裂痕，脉沉细。

处方：2023-03-01 瑞康方加鸡内金 10g、生地 15g、百合 15g

柴付，日 1 付，水煎服，2 次/日

随访（2023-3-19）：患者家属代诉患者服药后睡眠可，余症状大致同前，择期复诊。

【按语】本例患者为高二中学生，就诊时沉默少语，目光呆滞，结合患者病情与临床表现，本病当属中医“癫狂”病之“癫证”（为避免对患者造成刺激，故病历诊断为“失志病”）。中医对“癫狂”早有记载，其中，癫证以沉默痴呆，语无伦次，静而多喜为特征；狂证以喧扰不宁，躁妄打骂，动而多怒为特征。因二者在症状上不能截然分开，又能相互转化，故癫狂并称。《丹溪心法·癫狂》篇说：“癫属阴，狂属阳，…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”，并提出了癫狂与“痰”有密切关系的理论，对后世影响频大。到了明代王肯堂提出了癫狂与痫之不同。如《证治准绳·癫狂痫总论》指出：“癫者或狂或愚，或歌或笑，或悲或泣，如醉如痴，言语有头无尾，秽洁不知，积年累月不愈”；“狂者病之发时猖狂刚暴，如伤寒阳明大实发狂，骂詈不避亲疏，甚则登高而歌，弃衣而走，逾垣上屋，非力所能，或与人语所未尝见之事”；“痫病发则昏不知人，眩仆倒地，不省高下，甚而痰涎抽掣，目上视，或口眼喝斜，或口作六畜之声”，给后世辨证治疗提示了正确方向。本例患者病机当属痰气郁结，加之病情日久，气血凝滞，契合癫狂梦醒汤立方宗旨，遂投该方治疗。由于病情日久，加之癫狂梦醒汤化痰之力尚嫌不足，下步治疗应加大化痰力度，酌情再加天南星、石菖蒲等化痰开窍，以观后效。

2023 年 3 月 26 日